回憶像涼風吹來

姚　船

客居人語

盛夏暑熱逼人，雖然室內有冷氣，但我和老伴仍喜歡大白天走到後園，坐在楓樹下納涼。

兩棵有二十多年樹齡的楓樹高大挺拔，葉子密密麻麻，像撐起兩把綠色大傘，而且中間枝葉相連，構成一道向天的屏障，擋住熾熱的陽光，草地上一片綠陰。

一壺清茶，一個話題，撩起心頭一串回憶。兒時無憂無慮的純真，最是令人懷念。故鄉夏日的小食，那滋味，似乎仍在舌尖繚繞。

記得讀小學時，校門外有幾攤賣零食的車仔小販。他們很準時的，早上我們上學，他們已在那裏，好像有默契，各就各位停在同一地方，生意一直做到下午學校放學以後。

其中一攤賣甘草橄欖的，攤主是一位矮個子中年人，臉龐圓潤，雙眼炯炯有神，整天面帶笑容，好像樂在其中。而且一年四季他都穿一條短褲，不怕冷。他專賣各種醃漬的水果零食，東西不貴，爽口好吃。像甘草橄欖，咬下去全不苦澀，有點酸甜，又帶點清香，嘴裏耐嚼，有滋有味。

偶然聽說他還會踢足球。我們問他，他點點頭，叫大家星期天下午到中山公園看。果然，他穿着球衣參加比賽，踢得滿起勁。原來小販也不簡單，我們幾個小夥伴對這個「甘草橄欖叔」多了一分崇拜。口袋裏一有零錢，都會往他攤前跑。當時年紀小，不知所以，只知道他笑呵呵的，是個大好人。

後來長大了，偶而也會想起這個人。一個小販，不論寒暑，在外面日曬雨淋，收入零零碎碎，怎麼活得很開心的樣子？有一次騎自行車到小學附近辦事，我特意拐個彎去學校門口看一看。那裏空蕩蕩的，一個小販都沒有。原來，個體經營被禁止，小販都被安排去做其他工作了。

想不到多年後，我又和他見面，且有交流。事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我開始練打太極拳。當時對健身益體的太極拳，並不像現在這樣大力提倡，未見有開班授教或有組織訓練。我買了一張簡易太極拳圖，貼在牆上，依說明步驟和圖示自我練習。簡易十八式雖然粗略學會，但總覺動作彆扭，不順勢。

有位朋友對我說，一位鄰居打太極拳很好，可以請教他。他每天都到人民廣場打太極，我們可以直接去那裏。

那天早上，太陽剛出來不久，廣場花圃旁邊的空地上，人們三三兩兩在活動手腳。朋友指着一個正在專心打太極拳的人，努努嘴。我知道那就是他說的鄰居了。不便打擾，靜靜觀摩。他的手勢、步履輕盈，從容自若，柔中透剛。讚賞之餘，我忽然覺得他好些面熟，這不就是以前那個賣甘草橄欖的阿叔嗎?!

他依然樂呵呵的。談起往事，並不唏噓。我問他，現在當工人，以前做小販，哪一樣好？他淡然回答，都好。小販自由，收入較多；工人穩定，輕鬆自在。原來他打了幾十年太極拳，心境靜若止水了。

雖然以後我只和他見面兩三次，欣賞他打太極拳之餘，又讓他指出我動作上的錯誤，其他言談不多，但卻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一個普通市民，生活在社會底層，內心如此通澈澄明，隨遇而安，比起我們這些能舞文弄墨，整天患得患失，怕冷怕熱的人，真可說是人生途中的「師傅」了……如今，這麼多年過去，我相信那位賣甘草橄欖的大叔依然健在。

儘管是盛夏，回憶的窗口一打開，有如在悶熱的天氣中，送來了陣陣舒爽的涼風。

虎跳峽驚魂

小　冰

柳絮紛飛

鳳凰衛視的紀實節目《冷暖人生》，今年四月十六日再次播報三十三年前的長江漂流，這次以洛陽隊為嘉賓。洛陽隊是三個「長漂」隊之一，被笑稱為「地方軍」；另有楊勇所在的「中國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隊」簡稱中科隊，被笑稱「中央軍」；以及後來撤漂的美國隊；據說還有單槍匹馬的長漂「個體戶」，都是熱血青年。

長漂一度與五連冠的中國女排齊名，是創舉。而漂前的考察卻鮮有人問津，成功的漂流一定先有考察，也伴隨艱難險阻，例如虎跳峽，那是探險的鬼門關。我請求楊勇把考察日記發來看看，楊勇非常仗義，為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，說發就發。獲取了老同學的福利，我先睹為快。

日記寫到，虎跳峽是長漂中要啃的「硬骨頭」，是考察難點。十六公里的峽谷浩浩蕩蕩，落差二百零六米。尚未到達峽口，已聽見沉悶的水聲，看見升騰的霧氣。金沙江以銳不可當的氣勢將兩座高山劈開一道狹窄的縫，形成一個看似連老虎都能跳過的峽口。楊勇與戴善奎、孔志毅等順着岩壁下到中虎跳峽（孔志毅，軍人，長漂中犧牲，當時他的孩子僅幾個月大）。江水陡跌，礁石滿江，巨流翻滾，孔志毅說：「到時候我第一個下。」他拔鬆一塊卡在礁石裏的漂木，扔進水中，漂木立即就不見了。說話間他腳下小小一滑，嚇得大家一身冷汗。楊勇心裏盤算，這塊硬骨頭怕是難以啃下。

回到上虎跳，楊勇獨自爬上虎跳石。那巨石約莫一千五百立方米，挺立在江中不動搖，一側激流傾瀉，另一側連着河岸的亂石。水氣撲面，寒意逼人，身體被狂風猛吹，腳趾如果不緊扣石頭，人就會像棉花似地飄進激流。江中波濤翻滾，泡沫滿江，震耳欲聾的水聲定能傳至數里之外。每秒五百至兩千立方米的巨流，從十餘米寬的通道傾瀉而過，形成一扇巨大的瀑布，奇觀不可思議，美極了。

不宜久留，他趕緊撤離，不想沿原路繞道上山，決定攀岩而上。此時，同伴們在山崖邊嘶聲竭力地呼喊他，江水轟鳴，他聽不見。岩壁百把米高，近乎直立，他貼身上行，下面有雜草可以抓扯。他終於看見前沿了，爬近一看，那卻是一面負坡，不能攀援。體力快耗盡了，身體在顫抖，回看下面的巨石和江水，他絕望地呼喚同伴，他們同樣聽不見。衣服在滴水，是汗水混合江水，身體往下滑，摳着土的手磨出了血。剎那間他感到當天必死無疑，長江又將增添一個悲壯事件。

與死同時迸發的念頭，還有超強的求生慾，它勝過任何其他追求。楊勇說：「我感到自己遠比從前想像的堅強。拋下所有物品，只留下相機和繩索。抓住一簇草，草一抓就鬆，又抓一簇，還是鬆的。我突然發現斜上方有一塊凸起的尖石，那是我的壽星石柱！拿出繩索，連接背帶、襯衣、相機帶，套上尖石，終於攀到了上面。晚上九時，與焦急尋找我的同伴們會合。」

楊勇慶幸自己沒有太過匆忙地「獻身」長漂，但是他沒有想到，長漂結束時被告知，他的親弟弟楊東，在趕往虎跳峽看望他的途中遇車禍身亡，年僅二十歲。

從此他與長江更是脫不了干係，一輩子牽腸掛肚，單單是虎跳峽就先後七進七出。當年敲鑼打鼓、列隊歡迎英雄歸來的熱情早已退卻，邁進六十的楊勇，依然奔走在高山河流之間，為保護江河搜集原始資料。同學們對此有的接受有的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的覺得，生活是廣角鏡，應該在專注事業之餘分分心。只是楊勇對江河愛之深，情之切，欲拒還迎，欲止故縱。曾經在美國的一個環境研討會上，有洋人學者說他「You look like Bruce Lee」，說他像李小龍。

內地香港同心風雨同行

馬　超

HK人與事

在香港社會出現越來越多戾氣的當下，「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」一場連接香港與內地的慈善活動，令不少人為之感動，以愛心凝聚了人心。回顧歷史，兩地同心同行中，香港人的大愛從未缺席，兩地之間的親情不會受到一時的情緒阻塞。也只有多聚焦正能量和慈悲心，香港才能走出困局，兩地才能同心同行共創未來。

七月十六日，「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」在香港舉行夏令營分享會，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一千二百多名小朋友和家長出席活動，大群受助孩子上台與李家傑交流，台上台下幾度感觸到落淚，現場氣氛十分感人。

十年前，「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會」成立，主要幫助有先天性疾病，特別是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，另外亦覆蓋六十八種不同疾病。十年間，一共有超過兩萬五千名孩子受惠，分享會上，有受助人提及自己自小受助，現在已入大學，有些希望將來做醫生，有些希望做教師，幫助有需要的人。

與河南省鄧州十二歲女孩王可新的交流尤其令人感動。王可新三歲時父親因病去世，媽媽後來離家出走，只遺下她和祖父母過活，她又不幸患上先天性心臟病，幸得「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會」的幫助，令她逃過病魔，健康快樂成長。

為了這次見面，王可新特別寫了一封信，她說從小到大都沒慶祝過生日，聽到基金會哥哥姐姐將為她過十二歲生日的消息時，十分感動。她提到見面時，李家傑與她加入微信，讓她心裏很激動，把李家傑當作自己爸爸，讀到這裏，她在台上泣不成聲，久久未能平服，旁邊的李家傑不停安慰。

一點一滴的工作，驟聽起來並不特別，但當現場聽孩子的分享時，就會知道，付出的一點點幫助，往往就能夠改變孩子的一生。一點一滴的積累，兩地親情細水長流，十年如一日，平均每天有七個孩子的生命因此被改變，恢復健康重展笑容。

李家傑還為這些孩子讀書升學、家庭脫貧，設立專門獎金和幫扶計劃，更每年一度在不同城市舉辦夏令營和見面會，付出數以億計的善款。會上還宣布，未來四年目標，將再救助兩萬五千名兒童，令總數超過五萬人。

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將香港醫療系統的優秀經驗帶到內地　資料圖片

◀近年香港學生頻到內地交流　資料圖片

「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」十年來所奉獻出的愛心和力量，是香港對內地的生命關愛的一個縮影。兩地之間的親情並沒有受到一時的情緒阻塞。這樣的親情一直體現在對生命的關愛上，體現在對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關懷上，惟此唯大，惟精唯一。

血濃於水的親情之中，香港對內地作出的奉獻無法被遺忘。二〇〇八年初，南方五十年不遇的大雪災、同年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縣的八級地震、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四日青海省玉樹縣的七點一級地震、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四川雅安七級地震……每一次的賑災救災都少不了香港的傾力相助，以汶川地震為例，香港社會各界紛紛出手，百分之九十五的港人都曾捐款，總捐款超過兩百億元，是除內地外捐助最多的地區。這背後是許許多多港人默默在為內地貢獻着自己的愛心和力量。

香港對內地的貢獻，又豈止金錢。在醫療上，香港不斷將醫療系統多年發展出來的經驗和優勢帶到內地，尤其是在標準化、專業化上深深影響內地醫療發展，例如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就在這樣的形勢下誕生，作為醫改的試驗田和先行者，這樣的模式已經結出了纍纍碩果。

在教育上，自九十年代始，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交流就日趨活躍。不少港人到內地建校，傳入香港先進的教育經驗，並扮演着引路者角色，甚受內地民眾歡迎和接納。同時，越來越多內地學生來到香港讀書，互動不斷增強下，香港的教育為內地教育發展提供了借鑒，兩地教育同心同向同行，一起繁榮，一起進步。

對於內地來說，從慈善到發展的方方面面，比如貿易、人才、資本的引入，香港不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而香港也從中汲取發展的動力，與祖國的發展休戚與共，同命運共呼吸。未來，兩地之間應有制度共存的包容，有互利合作的共贏，還有不斷磨合的耐心。內地應感恩香港一直以來的付出和貢獻，香港也應該多聚焦正能量和慈悲心，付大愛之於實際行動，以愛心凝聚人心。

在當下，兩地更需要多一些祥和、互助的氣場，多一些理解和寬容，少一些戾氣，這樣才有助於香港走出困局。兩地要用關愛和理性，同行與攜手，為社會增添新的發展動能。

後置引擎改善駕駛環境

過來人

香江憶記

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，世界上的大型車輛都採用前置引擎設計。香港的巴士包括雙層和單層巴士也不例外，這種前置引擎車輛設計有兩大弊端，其一是噪音大，尤其是柴油引擎，在使用低波行車時，傳入駕駛室的噪音隨時超過一百分貝，司機長時間置身其間，聽力易受損；其二是令引擎室升溫，眾所周知，引擎在運作時會產生高溫，加上以前汽車的引擎隔音和隔熱技術有限，往往令引擎運作時所產生的熱力透過罅隙傳引車廂，首當其衝當然是司機。

即使如此，那個年代的職業司機都只能「硬食」，皆因當時並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，司機唯有自己想辦法去減低噪音對聽力的影響，包括戴上耳塞駕車等，至於如何對待高溫的駕駛室，司機各出奇謀，有人自備濕毛巾，有人在司機位安裝風扇，更有人以凍飲降溫，足見當年巴士司機這份職業並不易為，可謂有血有汗。

除了駕駛環境差劣之外，巴士司機也是一件名副其實的苦差事，原因是那時的汽車仍然未有動力輔助系統出現，以致離合器、制動系統和轉向系統的操作都需要付出很大氣力，尤其是在轉向時，司機往往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完成，因此司機們在經過一天工作之後，都變得疲憊不堪。

筆者小時候非常喜歡在單層巴士的駕駛室旁邊逗留，乘機學習司機的駕車技術，除了發現以上的艱苦和辛勞之外，還察覺不少駕駛竅門，其中最深刻的一項，就是司機會自備一條木方，當車輛進入爬山路段時，司機就會選定合適波檔，然後用木方撐着油門，讓右腳可以乘機休息一下。當然，這種竅門只適用於當時的巴士，因為爬坡時車速非常緩慢。

隨着汽車科技發展，後置引擎的巴士底盤於七十年代面世，九龍巴士公司亦隨即引入本港，由於車廂較為寬敞和可以運載更多乘客，所以被九巴冠以「珍寶巴士」（JUMBO BUS）之名。這種後置引擎巴士可以即時解決司機面對上述兩大困擾，大大改善司機的駕駛環境，所以大受司機歡迎。有一點要強調的是，在上世紀巴士的角色是一種密集式客運工具，因此載客量越多越好，為達此目標，當時的「珍寶巴士」每一排座位都改為「2+3」設計，一輛長度只有十一米的雙層巴士竟然可以載客超過一百四十人，比舊有的十二米前置引擎雙層巴士多出超過一成，完全可以滿足港英政府的運輸政策要求。由於九巴成功採購「珍寶巴士」，所以在三年後推廣至中華巴士公司，並逐步取代服役已經超過二十年的前置引擎巴士。

雖然「珍寶巴士」有多項優點，但引擎動力差強人意，因此只能被調派行走乘客量較高的市區路線，至於市區至新界的長途路線，則要另覓合適車種了。

▲在七十年代被引入香港行駛的「珍寶巴士」　作者供圖

嚮往的生活

月　松

自由談

「人們都只顧着腳下的六便士，只有他看到了頭頂的月亮。」這一句話道出了多少人的心聲。許多人迫於現實壓力，埋頭工作，為了生活摒棄了曾經隱藏心頭多年的夢想，也只是為了更多的六便士。《月亮與六便士》無疑是一部審視自己內心抉擇的小說，月亮懸於高空，皎潔明亮卻又是那麼高不可攀；六便士躺在腳下，清晰存在也觸手可及。人生如夢，月亮也就成了遙遠的喜歡罷了。

初讀《月亮與六便士》，我免不了被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勇於追夢的故事所激勵與感動。時隔多年，再讀之，我卻覺得很多東西早已似是而非——且不說他拋棄妻子，兀自離家出走是如何冷漠又自私；住在朋友家的他更是忘恩負義，鳩佔鵲巢還奪人妻子，毀人家庭。所謂中山狼，也不過如此。在書中，作者毛姆為了肯定思特里克蘭德其人，甚至不惜將其妻兒寫成俗不可耐的小市民，將被搶妻子的男人寫成滑稽小丑，認為被他害死的女人無知又愚蠢……毛姆對女性的了解是片面的，這不禁讓我再看時有點惱火。雖說思特里克蘭德是以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為原型創作，難道天才的成功總是建立在犧牲別人的基礎之上嗎？

現實生活中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生活在自己喜愛的環境裏，淡泊寧靜、與世無爭，這並非糟蹋自己。與此相反，做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，名利雙收，娶一位美麗的妻子，這也沒什麼可指摘。我想，這一切都取決於一個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義，取決於他認為對社會應盡什麼義務，對自己有什麼要求。一種是嚮往月亮的生活，一種是嚮往六便士的生活，無論哪種選擇，只要不違背自己的初心，我覺得都是對的。關於生活和成功，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，完全取決於你看待他們的方式。天才或常人，他們各自選擇了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各得其所。

在這世界上，一個人正在從事的工作恰好是自己夢寐以求的，這樣的幾率微乎其微。生活讓我們學會了苟且，卻不忘贈與我們詩和遠方。對於夢想，我們或許根本做不到思特里克蘭德的決絕，然而我們完全可以在夜深人靜孤獨自處之時，抑或緊張的工作之餘狂熱地追逐一把。人生在世，不負韶光。